中阿含經/卷第 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十九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十九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（七八）中阿含長壽王品梵天請佛經第七(第二小土城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一梵天住梵天上，生如是邪見：「此處有常，此處有恒，此處長存，此處是要，此處不終法，此處出要，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，有勝、有妙、有最者。」

於是，世尊以他心智，知彼梵天心之所念，即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，猶若力士屈申臂頃，於舍衛國勝林給孤獨園忽沒不現，往梵天上。

時，彼梵天見世尊來，即請世尊：「善來大仙人！此處有常，此處有恒，此處長存，此

處是要，此處不終法，此處出要，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，有勝、有妙、有最者。」

於是，世尊告曰：「梵天！汝無常稱說常，不恒稱說恒，不存稱說存，不要稱說要，終法稱說不終法，非出要稱說出要，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，有勝、有妙、有最者。梵天！汝有是無明。梵天！汝有是無明。」

時，魔波旬在彼眾中。於是，魔波旬語世尊曰：「比丘！莫違此梵天所說，莫逆此梵天所說。比丘！若汝違此梵天所說，逆此梵天所說者，是為比丘猶如有人吉祥事來，而排却之。比丘所說亦復如是，是故，比丘！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，莫逆此梵天所說。比丘！若汝違此梵天所說，逆此梵天所說者，是為，比丘！猶如有人從山上墮，雖以手足捫摸於空而無所得。比丘所說亦復如是，是故，比丘！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，莫逆此梵天所說。比丘！若汝違此梵天所說，逆此梵天所說者，是為，比丘！猶如有人從樹上墮，雖以手足捫摸枝葉而無所得。比丘所說亦復如是，是故，比丘！我語汝莫違此梵天所說，莫逆此梵天所說。所以者何？此梵天梵，福祐、能化、最尊、能作、能造、是父，已有、當有一切眾生皆從是生，此所知盡知、所見盡見。

「大仙人！若有沙門、梵志，憎惡地、毀呰地者，彼身壞命終，必生餘下賤妓樂神中，如是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憎惡梵天、毀呰梵天者，彼身壞命終，必生餘下賤妓樂神中。大仙人！若有沙門、梵志，愛樂地、稱歎地者，彼身壞命終，必生最上尊梵天中，如是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愛樂梵天、稱歎梵天者，彼身壞命終，必生最上尊梵天中。大仙人！汝不見此梵天大眷屬坐如我輩耶？」

「彼魔波旬非是梵天，亦非梵天眷屬，然自稱說我是梵天。」爾時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此魔波旬非是梵天，亦非梵天眷屬，然自稱說我是梵天；若說有魔波旬者，此即是魔波旬。」

世尊知已，告曰：「魔波旬！汝非梵天，亦非梵天眷屬，然汝自稱說我是梵天；若說有魔波旬者，汝即是魔波旬。」於是，魔波旬而作是念：「世尊知我，善逝見我。」知已愁憂，即於彼處忽沒不現。

時，彼梵天至再三請世尊：「善來大仙人！此處有常，此處恒有，此處長存，此處是要，此處不終法，此處出要，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，有勝、有妙、有最者。」

世尊亦至再三告曰：「梵天！汝無常稱說常，不恒稱說恒，不存稱說存，不要稱說要，終法稱說不終法，非出要稱說出要，此出要更無出要過其上，有勝、有妙、有最者。梵天！汝有是無明。梵天！汝有是無明。」

於是，梵天白世尊曰：「大仙人！昔有沙門、梵志，壽命極長，存住極久。大仙人！汝壽至短，不如彼沙門、梵志一燕坐頃。所以者何？彼所知盡知、所見盡見，若實有出要者，更無餘出要過其上，有勝、有妙、有最者；若無有實出要者，更無餘出要過其上，有勝、有妙、有最者。大仙人！汝於出要不出要想，不出要出要想，如是汝不得出要，便成大癡。所以者何？以無境界故。大仙人！若有沙門、梵志，愛樂地、稱歎地者，彼為我自在，為隨我所欲，為隨我所使。如是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愛樂梵天、稱歎梵天者，彼為我自在，為隨我所欲，為隨我所使。大仙人！若汝愛樂地、稱歎地者，汝亦為我自在，為隨我所欲，為隨我所使。如是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愛樂梵天、稱歎梵天者，汝亦為我自在，為隨我所欲，為隨我所使。」

於是，世尊告曰：「梵天！如是梵天所說真諦。若有沙門、梵志，愛樂地、稱歎地者，彼為汝自在，為隨汝所欲，為隨汝所使。如是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愛樂梵天、稱歎梵天者，彼為汝自在，為隨汝所欲，為隨汝所使。梵天！若我愛樂地、稱歎地者，我亦為汝自在，為隨汝所欲，為隨汝所使。如是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愛樂梵天、稱歎梵天者，我亦為汝自在，為隨汝所欲，為隨汝所使。

「梵天！若此八事，我隨其事愛樂稱歎者，彼亦有如是。梵天！我知汝所從來處、所往至處、隨所住、隨所終、隨所生。若有梵天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」

於是，梵天白世尊曰：「大仙人！汝云何知我所知、見我所見。云何識悉我？如日自在，明照諸方，是為千世界，於千世界中，汝得自在耶？知彼彼處無有晝夜，大仙人曾更歷彼，數經歷彼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梵天！如日自在，明照諸方，是為千世界，於千世界中，我得自在，亦知彼彼處無有晝夜。梵天！我曾更歷彼，我數經歷彼。梵天！有三種天，光天、淨光天、遍淨光天。梵天！若彼三種天有知有見者，我亦有彼知見。梵天！若彼三種天無知無見者，我亦自有知見。梵天！若彼三種天及眷屬有知有見者，我亦有彼知見。梵天！若彼三種天及眷屬無知無見者，我亦自有知見。梵天！若汝有知有見者，我亦有此知見。梵

天！若汝無知無見者，我亦自有知見。梵天！若汝及眷屬有知有見者，我亦有此知見。梵天！若汝及眷屬無知無見者，我亦自有知見。梵天！汝不與我一切等，不與我盡等，但我於汝最勝最上。」

於是，梵天白世尊曰：「大仙人！何由得彼三種天有知有見者，汝亦有彼知見；若彼三種天無知無見者，汝亦自有知見；若彼三種天及眷屬有知有見者，汝亦有彼知見，若彼三種天及眷屬無知無見者，汝亦自有知見。若我有知有見者，汝亦有此知見；若我無知無見者，汝亦自有知見；若我及眷屬有知有見者，汝亦有此知見；若我及眷屬無知無見者，汝亦自有知見。大仙人！非為愛言耶？問已不知增益愚癡。所以者何？以識無量境界故，無量知、無量見、無量種別，我各各知別，是地知地，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，是梵天知梵天。」

於是，世尊告曰：「梵天！若有沙門、梵志於地有地想，地是我，地是我所，我是地所；彼計地是我已，便不知地。如是於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無煩、無熱，淨有淨想，淨是我，淨是我所，我是淨所；彼計淨是我已，便不知淨。梵天！若有沙門、梵志，地則知地，地非是我，地非我所，我非地所；彼不計地是我已，彼便知地。如是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無煩、無熱，淨則知淨，淨非是我，淨非我所，我非淨所；彼不計淨是我已，彼便知淨。梵天！我於地則知地，地非是我，地非我所，我非地所；我不計地是我已，我便知地。如是水、火、風、神、天、生主、梵天、無煩、無熱，淨則知淨，淨非是我，淨非我所，我非淨所；我不計淨是我已，我便知淨。」

於是，梵天白世尊曰：「大仙人！此眾生愛有、樂有、習有，汝已拔有根本。所以者何？謂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故。」便說頌曰：

「於有見恐怖，　　無有見不懼，
是故莫樂有，　　有何不可斷。

「大仙人！我今欲自隱形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梵天！汝若欲自隱形者，便隨所欲。」

於是，梵天即隨所處自隱其形。世尊即知，「梵天！汝在彼，汝在此，汝在中。」

於是，梵天盡現如意，欲自隱形而不能隱，還住梵天中。於是，世尊告曰：「梵天！我今亦欲自隱其形。」

梵天白世尊曰：「大仙人！若欲自隱形者，便隨所欲。」

於是，世尊而作是念：「我今寧可現如其像如意足，放極妙光明，照一切梵天而自隱住，使諸梵天及梵天眷屬但聞我聲而不見形。」於是，世尊即現如其像如意足，放極妙光明，照一切梵天，便自隱住，使諸梵天及梵天眷屬但聞其聲而不見其形。於是，梵天及梵天眷屬各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謂放極妙光明，照一切梵天而自隱住，使我等及眷屬但聞彼聲而不見形。」

於是，世尊復作是念：「我已化此梵天及梵天眷屬，我今寧可攝如意足。」世尊便攝如意足，還住梵天中。

於是，魔王亦至再三在彼眾中。爾時，魔王白世尊曰：「大仙人善見、善知、善達，然莫訓誨教呵弟子，亦莫為弟子說法，莫著弟子；莫為著弟子故，身壞命終，生餘下賤妓樂神中。行無為，於現世受安樂。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！此唐自煩勞。大仙人！昔有沙門、梵志訓誨弟子，教呵弟子，亦為弟子說法，樂著弟子；彼以著弟子故，身壞命終，生餘下賤妓樂神中。大仙人！是故我語汝，莫得訓誨教呵弟子，亦莫為弟子說法，莫著弟子；莫為著弟子故，身壞命終，生餘下賤妓樂神中。行無為，於現世受安樂。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！汝唐自煩勞。」

於是，世尊告曰：「魔波旬！汝不為我求義故說，非為饒益故，非為樂故，非為安隱故：『莫得訓誨教呵弟子，莫為弟子說法，莫著弟子，莫為著弟子故，身壞命終，生餘下賤妓樂神中。行無為，於現世受安樂。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！汝唐自煩勞。』魔波旬！汝作是念：『此沙門瞿曇為弟子說法，彼弟子聞法已，出我境界。』魔波旬！是故汝今語我：『莫得訓誨教呵弟子，亦莫為弟子說法，莫著弟子；莫為著弟子故，身壞命終，生餘下賤妓樂神中。行無為，於現世受安樂。所以者何？大仙人！汝唐自煩勞。』

「魔波旬！若有沙門、梵志訓誨弟子，教呵弟子，為弟子說法，樂著弟子；為著弟子故，身壞命終，生餘下賤妓樂神中。彼沙門、梵志，彼非沙門稱說沙門，非梵志稱說梵志，非阿羅訶稱說阿羅訶，非等正覺稱說等正覺。魔波旬！我實沙門稱說沙門，實梵志稱說梵志，實阿羅訶稱說阿羅訶，實等正覺稱說等正覺。魔波旬！若我為弟子說法，若不說

者，汝且自去，我今自知應為弟子說法、不應為弟子說法。」

是為梵天請，魔波旬違逆世尊隨順說，是故此經名梵天請佛。

佛說如是。梵天及梵天眷屬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梵天請佛經第七竟(三千九十字)

（七九）中阿含長壽王品有勝天經第八(第二小土城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於是，仙餘財主告一使人：「汝往詣佛，為我稽首，禮世尊足，問訊世尊聖體康強，安快無病，起居輕便，氣力如常耶？作如是語：『仙餘財主稽首佛足，問訊世尊聖體康強，安快無病，起居輕便，氣力如常耶？』汝既為我問訊佛已，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，為我稽首禮彼足已，問訊尊者聖體康強，安快無病，起居輕便，氣力如常不？作如是語：『仙餘財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，問訊尊者聖體康強，安快無病，起居輕便，氣力如常不？仙餘財主請尊者阿那律陀四人俱，供明日食。』若受請者，復作是語：『尊者阿那律陀！仙餘財主多事多為，為王眾事斷理臣佐，唯願尊者阿那律陀為慈愍故，與四人俱，明日早來至仙餘財主家。』」

於是，使人受仙餘財主教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仙餘財主稽首佛足，問訊世尊聖體康強，安快無病，起居輕便，氣力如常耶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使人曰：「令仙餘財主安隱快樂，令天及人、阿修羅、揵塔和、羅剎及餘種種身安隱快樂。」

於是，使人聞佛所說，善受善持，稽首佛足，繞三匝而去，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，稽首禮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仙餘財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，問訊尊者聖體康強，安快無病，起居輕便，氣力如常不？仙餘財主請尊者阿那律陀四人俱，供明日食。」

是時，尊者真迦旃延去尊者阿那律陀不遠而燕坐也。於是，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「賢者迦旃延！我向所道，明日我等為乞食故，入舍衛國，正謂此也。今仙餘財主遣人請我等四人，供明日食。」

尊者真迦旃延即時白曰：「願尊者阿那律陀為彼人故，默然受請。我等明日出此闇林，為乞食故，入舍衛國。」尊者阿那律陀為彼人故，默然而受。

於是，使人知尊者阿那律陀默然受已，尋復白曰：「仙餘財主白尊者阿那律陀！仙餘財主多事多為，為王眾事斷理臣佐，願尊者阿那律陀為慈愍故，與四人俱，明日早來，至仙餘財主家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告使人曰：「汝便還去，我自知時。」於是，使人即從坐起，稽首作禮，繞三匝而去。

於是，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，四人共俱，往詣仙餘財主家。爾時，仙餘財主婇女圍遶，住中門下，待尊者阿那律陀。仙餘財主遙見尊者阿那律陀來，見已，叉手向尊者阿那律陀，讚曰：「善來尊者阿那律陀！尊者阿那律陀久不來此。」於是，仙餘財主敬心扶抱尊者阿那律陀，將入家中，為敷好床，請使令坐。

尊者阿那律陀即坐其床，仙餘財主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，却坐一面，坐已，白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欲有所問，唯願見聽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「財主！隨汝所問，聞已當思。」

仙餘財主便問尊者阿那律陀：「或有沙門、梵志來至我所，語我：『財主！汝當修大心解脫。』尊者阿那律陀！復有沙門、梵志來至我所，語我：『財主！汝當修無量心解脫。』尊者阿那律陀！大心解脫、無量心解脫，此二解脫，為文異義異耶？為一義文異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「財主！汝前問此事，汝先自答，我當後答。」

仙餘財主白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大心解脫、無量心解脫，此二解脫一義文異，仙餘財主不能答此事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「財主！當聽我為汝說大心解脫、無量心解脫。大心解脫者，若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依一樹意解大心解脫遍滿成就遊，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。若不依一樹者，當依二三樹，意解大心解脫遍滿成就遊，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。若不依二三樹者，當依一林，若不依一林者，當依二三林，若不依二三林者，當依一村，若不依一村者，當依二三村，若不依二三村者，當依一國，若不依一國者，當依二三國，若不依二三國者，當依此大地乃至大海。意解大心解脫遍滿成就遊，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，是謂大心解脫。

「財主！云何無量心解脫？若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心與慈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，如是二三四方、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與慈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；如是悲、喜心與捨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，是謂無量心解脫。財主！大心解脫，無量心解脫，此二解脫為義異文異，為一義文異耶？」

仙餘財主白尊者阿那律陀曰：「如我從尊者聞，則解其義，此二解脫義既異文亦異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「財主！有三種天，光天、淨光天、遍淨光天。於中光天者，彼生在一處，不作是念：『此我所有，彼我所有。』但光天隨其所往，即樂彼中。財主！猶如蠅在肉段，不作是念：『此我所有，彼我所有。』但蠅隨肉段去，即樂彼中。如是彼光天不作是念：『此我所有，彼我所有。』但光天隨其所往，即樂彼中。有時光天集在一處，雖身有異而光不異。財主！猶如有人然無量燈，著一室中，彼燈雖異而光不異。如是彼光天集在一處，雖身有異而光不異。有時光天各自散去，彼各散去時，其身既異，光明亦異。財主！猶如有人從一室中出眾多燈，分著諸室，彼燈即異，光明亦異。如是彼光天各自散去，彼各散去時，其身既異，光明亦異。」

於是，尊者真迦旃延白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彼光天生在一處，可知有勝如、妙不妙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「賢者迦旃延！可說彼光天生在一處，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。」

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彼光天生在一處，何因何緣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「賢者迦旃延。若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依一樹，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，心作光明想極盛，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。若不依一樹者，或依二三樹，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，心作光明想極盛，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。賢者迦旃延！此二心解脫，何解脫為上、為勝、為妙、為最耶？」

尊者真迦旃延答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若有沙門、梵志不依一樹者，或依二三樹，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，心作光明想極盛，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。尊者阿那律陀！二解脫中，此解脫為上、為勝、為妙、為最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復問曰：「賢者迦旃延！若不依二三樹者，或依一林，若不依一林者，或依二三林，若不依二三林者，或依一村，若不依一村者，或依二三村，若不依二三村者，或依一國，若不依一國者，或依二三國，若不依二三國者，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。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，心作光明想極盛，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。賢者迦旃延！此二解脫，何解脫為上、為勝、為妙、為最？」

尊者真迦旃延答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若有沙門、梵志不依二三樹者，或依一林，若不依一林者，或依二三林，若不依二三林者，或依一村，若不依一村者，或依二三村，若不依二三村者，或依一國，若不依一國者，或依二三國，若不依二三國者，或依此大地乃至大海。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，心作光明想極盛，彼齊限是心解脫不過是。尊者阿那律陀！二解脫中此解脫為上、為勝、為妙、為最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「迦旃延！因是緣是，彼光天生在一處，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。所以者何？因人心勝如故，修便有精麤，因修有精麤故，得人則有勝如。賢者迦旃延！世尊亦如是說，人有勝如。」

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彼淨光天生在一處，可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「賢者迦旃延！可說彼淨光天生在一處，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。」

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彼淨光天生在一處，何因何緣，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「賢者迦旃延！若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，彼此定不修、不習、不廣，不極成就。彼於後時，身壞命終，生淨光天中。彼生已，不得極止息，不得極寂靜，亦不得盡壽訖。賢者迦旃延！猶青蓮華，紅、赤、白蓮，水生水長，在水底時，爾時根、莖、葉、華，彼一切水漬水澆，水所潤，無處不漬。賢者迦旃延！若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，彼此定不修、不習、不廣，不極成就，彼身壞命終，生淨光天中。彼生已，不得極止息，不得極寂靜，亦不得盡壽訖。

「賢者迦旃延！復有沙門、梵志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，彼此定數修、數習、數廣，極成就，彼身壞命終，生淨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得極止息，得極寂靜，亦得壽盡訖。賢者迦旃延！猶青蓮華，紅、赤、白蓮，水生水長，出水上住，水所不漬。賢者迦旃延！如是復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，彼此定數修、數習、數廣，極成就，彼身壞命終，生淨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得極止息，得極寂靜，亦得壽盡訖。

「賢者迦旃延！因是緣是，彼淨光天生在一處，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。所以者何？因人心勝如故，修便有精麤，因修有精麤故，得人則有勝如。賢者迦旃延！世尊亦如是說，人有勝如。」

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，可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「賢者迦旃延！可說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，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。」

尊者真迦旃延復問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，何因何緣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耶？」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「賢者迦旃延！若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。彼不極止睡眠，不善息調悔，彼於後時身壞命終，生遍淨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光不極淨。賢者迦旃延！譬如燃燈，因緣油炷，若油有滓，炷復不淨，因是燈光生不明淨。賢者迦旃延！如是若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，彼不極止睡眠，不善息調悔，彼身壞命終，生遍淨光天中。彼

生已，光不極淨。

「賢者迦旃延！復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。彼極止睡眠，善息調悔，彼身壞命終，生遍淨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光極明淨。賢者迦旃延！譬如然燈，因緣油炷，若油無滓，炷復極淨，因是燈光生極明淨。

「賢者迦旃延！如是復有沙門、梵志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意解遍淨光天遍滿成就遊。彼極止睡眠，善息調悔，彼身壞命終，生遍淨光天中。彼生已，光極明淨。

「賢者迦旃延！因是緣是，彼遍淨光天生在一處，知有勝如、妙與不妙。所以者何？因人心勝如故，修便有精麤，因修有精麤故，得人則有勝如。賢者迦旃延！世尊亦如是說，人有勝如。」

於是，尊者真迦旃延歎仙餘財主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財主！汝為我等多所饒益。所以者何？初問尊者阿那律陀有勝天，我等未曾從尊者阿那律陀聞如是義，是謂彼天、有彼天、如是彼天。」

於是，尊者阿那律陀告曰：「賢者迦旃延！多有彼天，謂此日月如是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，以光不及光，彼與我集，共相慰勞，有所論說，有所答對，然我不如是說，是謂彼天、有彼天、如是彼天。」

爾時，仙餘財主知彼尊者所說已訖，即從坐起，自行澡水，以極淨美種種豐饒食噉含消，手自斟酌，令得飽滿。食訖舉器，行澡水已，取一小床，別坐聽法。仙餘財主坐已，尊者阿那律陀而為說法，勸發渴仰，成就歡喜，無量方便為彼說法，勸發渴仰，成就歡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
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如是。仙餘財主及諸比丘，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有勝天經第八竟(二千五百九十九字)

（八〇）中阿含長壽王品迦絺那經第九(第二小土城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那律陀亦在舍衛國，住娑羅邏巖山中。於是，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乞食。尊者阿難亦復平旦著衣持鉢，入舍衛乞食。

尊者阿那律陀見尊者阿難亦行乞食，見已，語曰：「賢者阿難！當知我三衣麤素壞盡。賢者！今可倩諸比丘為我作衣。」尊者阿難為尊者阿那律陀默然許倩。

於是，尊者阿難舍衛乞食已，食訖，中後收舉衣鉢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師檀著於肩上，手執戶鑰，遍詣房房，見諸比丘便語之曰：「諸尊！今往詣娑羅邏巖山中，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」

於是，諸比丘聞尊者阿難語，皆往詣娑羅邏巖山中，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

於是，世尊見尊者阿難手執戶鑰，遍詣房房，見已，問曰：「阿難！汝以何事，手執戶鑰，遍詣房房？」

尊者阿難白曰：「世尊！我今倩諸比丘，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阿難！汝何以故不請如來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？」

於是，尊者阿難即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「唯願世尊往詣娑羅邏巖山中，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」世尊為尊者阿難默然而許。

於是，世尊將尊者阿難，往詣娑羅邏巖山中比丘眾前，敷坐而坐。爾時，娑羅邏巖山中有八百比丘及世尊共集坐，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。

彼時，尊者大目揵連亦在眾中。於是，世尊告曰：「目揵連！我能為阿那律陀舒張衣裁，割截連綴而縫合之。」

爾時，尊者大目揵連即從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世尊曰：「唯願世尊為賢者阿那律陀舒張衣裁，諸比丘當共割截，連綴縫合。」

於是，世尊即為尊者阿那律陀舒張衣裁，諸比丘便共割截，連綴縫合，即彼一日為尊者阿那律陀成三衣訖。

爾時，世尊知尊者阿那律陀三衣已成，則便告曰：「阿那律陀！汝為諸比丘說迦絺那法，我今腰痛，欲小自息。」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「唯然。世尊！」

於是，世尊四疊優多羅僧以敷床上，襞僧伽梨作枕，右脇而臥，足足相累，作光明想，立正念正智，常作起想。

彼時，尊者阿那律陀告諸比丘：「諸賢！我本未出家學道時，厭生老病死、啼哭懊惱、悲泣憂慼，欲斷此大苦聚。諸賢！我厭已而作是觀：『居家至狹，塵勞之處，出家學道，發露曠大。我今在家為鎖所鎖，不得盡形壽修諸梵行，我寧可捨少財物及多財物，捨少親族及多親族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。』諸賢！我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，捨少親族及多親族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。諸賢！我出家學道，捨族姓已，受比丘學，修行禁戒，守護從解脫，又復善攝威儀禮節，見纖介罪，常懷畏怖，受持學戒。

「諸賢！我離殺，斷殺，棄捨刀杖，有慚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饒益一切乃至蜫蟲，我於殺生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不與取，斷不與取，與而後取，樂於與取，常好布施，歡喜無悋，不望其報，我於不與取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非梵行，斷非梵行，勤修梵行，精勤妙行，清淨無穢，離欲斷婬，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。

「諸賢！我離妄言，斷妄言，真諦言，樂真諦，住真諦，不移動，一切可信，不欺世間，我於妄言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兩舌，斷兩舌，行不兩舌，不破壞他，不聞此語彼，欲破壞此，不聞彼語此，欲破壞彼，離者欲合，合者歡喜，不作群黨，不樂群黨，不稱說群黨，我於兩舌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麤言，斷麤言，若有所言，辭氣麤獷，惡聲逆耳，眾所不喜，眾所不愛，使他苦惱，令不得定，斷如是言。若有所說，清和柔潤，順耳入心，可喜可愛，使他安樂，言聲具了，不使人畏，令他得定，說如是言，我於麤言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綺語，斷綺語，時說、真說、法說、義說、止息說、樂止息說，事順時得宜，善教善訶，我於綺語淨除其心。

「諸賢！我離治生，斷治生，棄捨稱量及斗斛，不受財貨，不縛束人，不望折斗量，不以小利侵欺於人，我於治生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受寡婦、童女，斷受寡婦、童女，我於受寡婦、童女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受奴婢，斷受奴婢，我於受奴婢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受象、馬、牛、羊，斷受象、馬、牛、羊，我於受象、馬、牛、羊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受雞、猪，斷受雞、猪，我於受雞、猪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受田業、店肆，斷受田業、店肆，我於受田業、店肆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受生稻、麥、豆，斷受生稻、麥、豆，我於受生稻、麥、豆淨除其心。

「諸賢！我離酒，斷酒，我於飲酒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高廣大床，斷高廣大床，我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華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，斷華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，我於花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歌舞、倡妓及往觀聽，斷歌舞、倡妓及往觀聽，我於歌舞、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受生色像寶，斷受生色像寶，我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離過中食，斷過中食，一食，不夜食，學時食，我於過中食淨除其心。

「諸賢！我已成就此聖戒聚，當復學極知足，衣取覆形，食取充軀，隨所遊至，與衣鉢俱，行無顧戀，猶如鷹鳥與兩翅俱，飛翔空中。諸賢！我亦如是，隨所遊至，與衣鉢俱，行無顧戀。諸賢！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，當復學守護諸根，常念閉塞，念欲明達，守護念心而得成就，恒起正知。若眼見色，然不受相，亦不味色，謂忿諍故。守護眼根，心中不生貪伺、憂慼、惡不善法，趣向彼故，守護眼根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若意知法，然不受相，亦不味法，謂忿諍故。守護意根，心中不生貪伺、憂慼、惡不善法，趣向彼故，守護意根。

「諸賢！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，守護諸根，當復學正知出入，善觀分別，屈申低仰，儀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，行住坐臥，眠寤語默，皆正知之。諸賢！我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，守護諸根，正知出入，當復學獨住遠離，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、山巖石室、露地蘘[艹/積]，或至林中，或在塚間。諸賢！我已在無事處，或至樹下空安靜處，敷尼師檀，結加趺坐，正身正願，反念不向，斷除貪伺。心無有諍，見他財物、諸生活具，不起貪伺，欲令我得，我於貪伺淨除其心。如是嗔恚、睡眠、調悔、斷疑、度惑，於諸善法無有猶豫，我於疑惑淨除其心。諸賢！我已斷此五蓋、心穢、慧羸，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禪成就遊。

「諸賢！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學如意足智通作證。諸賢！我得無量如意足，謂分一為眾，合眾為一，一則住一，有知有見，不礙石壁，猶如行空；沒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結加趺坐，上昇虛空，猶如鳥翔。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，以手捫摸身至梵天。諸賢！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學天耳智通作證。諸賢！我以天耳聞人、非人音聲，近遠、妙與不妙。

「諸賢！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學他心智通作證。諸賢！我為他眾生所念、所思、所為、所行，以他心智知他心如真，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，無欲心知無欲心如真，有恚無恚、有癡無癡、有穢無穢、合散、高下、小大、修不修、定不定，不解脫心知不解脫心如真，解脫心知解脫心如真。

「諸賢！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。諸賢！有行有相貌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，謂一生、二生、百生、千生、成劫、敗劫、無量成敗劫，彼眾生名某，彼昔更歷，我曾生彼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飲食、如是受苦樂、如是長壽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壽命訖，此死生彼，彼死生此，我生在此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飲食、如是受苦樂、如是長壽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壽命訖。

「諸賢！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學生死智通作證。諸賢！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，見此眾生死時生時，好色惡色，妙與不妙，往來善處及不善處，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。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，口、意惡行，誹謗聖人，邪見，成就邪見業，彼因緣此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誹謗聖人，正見、成就正見業，彼因緣此，身壞命終，必昇善處，上生天中。

「諸賢！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學漏盡智通作證。諸賢！我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習、知此苦滅、知此苦滅道如真，知此漏、知此漏習、知此漏滅、知此漏滅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已，便知解脫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「諸賢！若有比丘犯戒、破戒、缺戒、穿戒、穢戒、黑戒者，欲依戒立戒，以戒為梯，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，終無是處。諸賢！猶去村不遠，有樓觀堂閣，其中安梯或施十隥，或十二隥，若有人來，求願欲得昇彼堂閣，若不登此梯第一隥上，欲登第二隥者，終無

是處；若不登第二隥，欲登第三、四，至昇堂閣者，終無是處。諸賢！如是若有比丘犯戒、破戒、缺戒、穿戒、穢戒、黑戒者，欲依戒立戒，以戒為梯，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，終無是處。

「諸賢！若有比丘不犯戒、破戒、缺戒、穿戒、穢戒、黑戒者，欲依戒立戒，以戒為梯，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，必有是處。諸賢！猶去村不遠，有樓觀堂閣，其中安梯或施十隥，或十二隥，若有人來，求願欲得昇彼堂閣，若登此梯第一隥上，欲登第二隥者，必有是處；若登第二隥，欲登第三、四，至昇堂閣者，必有是處。諸賢！如是若有比丘不犯戒、破戒、缺戒、穿戒、穢戒、黑戒者，欲依戒立戒，以戒為梯，昇無上慧堂正法閣者，必有是處。

「諸賢！我依戒立戒，以戒為梯，昇無上慧堂正法之閣，以小方便觀千世界。諸賢！猶有目人住高樓上，以小方便觀下露地，見千土塹。諸賢！我亦如是，依戒立戒，以戒為梯，昇無上慧堂正法之閣，以小方便觀千世界。諸賢！若王大象，或有七寶，或復減八，以多羅葉覆之，如我覆藏於此六通。

「諸賢！若於我如意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應問我，我當答之。諸賢！若於我天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應問我，我當答之。諸賢！若於我他心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應問我，我當答之。諸賢！若於我宿命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應問我，我當答之。諸賢！若於我生死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應問我，我當答之。諸賢！若於我漏盡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應問我，我當答之。」

於是，尊者阿難白曰：「尊者阿那律陀！今娑羅邏巖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，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，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如意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當問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天耳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當問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於尊者阿那律陀他心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當問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於尊者阿那律陀宿命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當問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於尊者阿那律陀生死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當問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若於尊者阿那律陀漏盡智通作證有疑惑者，彼當問之，尊者阿那律陀答。但我等長夜以心識尊者阿那律陀心，如尊者阿那律陀，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」

於是，世尊所患已差而得安隱，即時便起，結加趺坐。世尊坐已，歎尊者阿那律陀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！極善。阿那律陀！謂汝為諸比丘說迦絺那法。阿那律陀！汝

復為諸比丘說迦絺那法。阿那律陀！汝為諸比丘數數說迦絺那法。」

於是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比丘！汝等受迦絺那法，誦習迦絺那法，善持迦絺那法。所以者何？迦絺那法與法相應，為梵行本，致通致覺，亦致涅槃。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者，應當至心受迦絺那法，善受善持迦絺那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見過去時諸比丘作如是衣，如阿那律陀比丘；不見未來、現在諸比丘作如是衣，如阿那律陀比丘。所以者何？謂今娑羅邏巖山集坐八百比丘及世尊在中，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，如是阿那律陀比丘，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」

佛說如是。尊者阿那律陀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迦絺那經第九竟(三千七百八十字)

中阿含經卷第十九(一萬四百六十九字)(第二小土城誦)